

中國文化的蠻性遺留： 從《金枝》想起

• 王 毅

早在20、30年代，中國學術界就曾對《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這部文化人類學巨著予以過重視，這不僅是因為此書為民俗和宗教研究提供了廣闊的視野和宏富的材料，而更主要的是因為它給中國學者以啟迪，使他們得以在開化最早的中國文明中，發現了許多根深蒂固的原始文化遺留。例如鄭振鐸即以《金枝》為指南而著《湯禱篇》，文中指出：「在文明社會裏，往往是會看出許多的『蠻性的遺留』的痕迹來的；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靈』常會不意的侵入現代人的生活之中，特別在我們中國，這古老的『精靈』更是胡鬧得厲害」。又如，包括《金枝》在內的弗雷澤一系列研究巫術文化的著作，是周作人重要的思想庫之一。他以此為參照，探究了中國的政治、禮教、宗教、民俗、文學、美術等眾多領域，並告誡世人^①：

我們可以看出野蠻思想怎樣根深蒂固地隱伏在現代生活裏，我們自稱以儒

教立國的中華實際上還是在崇拜那正流行於東北亞洲的薩滿教。……海面的波浪是在走動，海底的水卻千年如故。

「實踐理性」的背後

「五四」時代的許多思想家都曾關注過這「海底的水」對中國命運的影響，可惜以後的研究並未深入。直到近年，儘管對「文化大革命」的控訴充斥於世，但很少有人把「文革」之空前野蠻性，作為有着深刻社會和歷史原因的文化現象而加以研究。我們只是偶爾見到這樣的隻言片語時，才能朦朧感到，「文革」的深處竟隱伏着巫術文化的陰魂^②：

(造反派)在人的姓名上打叉，……把人的姓名中的字倒過來寫，橫過來寫，以為這就可以產生一種詛咒的力量，可以置人於死地，於殘忍中帶有

在人的姓名上打叉，……把人的姓名中的字倒過來寫，橫過來寫，這手段可以上推到巫術時代，其來歷可求之於馬道婆。

遊戲的成分，這手段可以上推到巫術時代，其來歷可求之於馬道婆。

然而這聲音之微弱，又怎麼能與對中國文化「實踐理性」的熱鬧頌讚相比呢？所以儘管翻翻《古史辨》就可知道，「陰陽」概念明明出自原始的生殖崇拜^③，但世人還是寧願去相信「陰陽」的無邊法力如何衍生出萊布尼茲的二進制乃至計算機時代。這真讓周作人論《金枝》意義的一段話不幸言中：如果「只注意現代」而忘記了巫術文化的遺留，「好像是切望中國趕快成為一個像樣的民主國」，但結果卻「難免略略地失望」^④。

文革的汗瀦巫術

其實，每個國人大概都曾千百次地耳聞目睹過「蠻性遺留」的實例，例如「文革」時的抄家，幾乎無一例外都有以下程序：

(1) 對受害者施以徹底的人身侮辱(包括剃陰陽頭、掛黑牌、強迫穿着各種醜惡的服飾等)，使其在形體上「不恥於人類」；

(2) 對居所進行砸搶的同時，徹底侮辱居室的形象(包括貼滿「打倒」、「砸爛」之類標語、漫畫，傾倒穢物，污穢牆壁等)；

(3) 徹底破壞維繫其人精神世界的文化用品，如書、樂器、文玩等。為甚麼「抄家」一定要包括上述內容呢？翻翻古籍就不難知道，「文革」的這一套分毫未變地照搬了上古時代一種名曰「汗瀦」的降災巫術。上古先民認為：本氏族的生存完全出於祖先神的恩庇，所以對祖先神的崇拜以及相

應的宗廟之存廢，是全氏族生命攸關的大事。《呂氏春秋·務本》即說：「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為了消滅敵對氏族，也就必須鏟除其祖先神的庇護。因此《左傳·宣公十二年》、《孟子·梁惠王下》、《呂氏春秋·知化》等都記有對敵國要「泯其社稷」、「毀其宗廟」的蠻風。而上古時代的禮器典冊等文化用品，是子民與祖先神相溝通的工具^⑤，所以也就被敵國視為最危險的東西而加以破壞，即《國語·周語下》所謂「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彝器」。據王國維《明堂廟寢通考》及近年考古發掘可知，上古宗廟與宮室常為一體，故此上述對宗廟的破壞，亦同樣被施之於居室，以求擯絕神靈對居所和居住者的庇護。《漢書·王莽傳上》即記：「古者辟逆之國，既有誅討，則豬其宮室以為汗池，納垢濁焉，名曰凶虛。……(遂)汗池劉崇室宅。後謀反者，皆汗池云。」同傳還記載：王莽篡漢而又懼怕劉氏祖先神的報復，遂以厭勝術將漢家陵區的圍牆用墨塗黑，並用「桃湯赭鞭」污漫、鞭打劉邦廟的牆壁。儘管沒有幾個紅衛兵讀過《漢書》，但他們抄家時卻都不約而同地謹奉着巫覡的古法，這真是暗中有鬼神相助！

上古先民還認為：肢體、形貌毀傷者不能為神靈附祐，《白虎通義·喪服》引《禮記》佚文：「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祭不得為昭穆之尸，食不得口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故舊日常對罪犯施以黥、髡(剃髮)等使身體髮膚致殘的刑法，並著赭衣向人、神昭示：向天請罪者亦必須剪去頭髮^⑥。作為「文革」的主要方式之一，抄家、剃頭揪鬥等等本是國人身罹目睹過億萬次的暴行，可惜，它們與上古野蠻的降災巫術之間如此



紅衛兵破四舊

明顯直接的淵源關係，並未引起重視，當然更談不到進而研究那舉國若狂的文化心理，是否植根於巫術文化的「集體無意識」了。

又如「文革」時風靡全國的「紅海洋」，其文化源頭亦出自古老的驅鬼巫術。古人認為：紅色代表陽氣上升^⑦，並引伸出紅色有避陰、除惡、驅鬼等巫術效用。《周禮·夏官·方相氏》即記巫師驅除疫鬼時，要著「朱裳」。《續漢書·禮儀志中》亦記：「陰氣萌作，恐物不懋。……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難（儼）止惡氣。」更熱鬧的，是沉浸在這紅海洋中的驅鬼「運動」^⑧：

大儼，謂之逐疫。……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齊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因作方相與十二歌舞，

歡呼，周遍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

這「赤幘陞衛」、喧闐驅鬼的滿朝文武，不儼然就是幾千年前的「紅衛兵」嗎？所以就連詛咒用語的殘忍野蠻，古今紅衛兵也是異代同風：一個是「節解汝肉」，一個是「砸爛狗頭」；而「大批判」對詛咒巫術的弘揚，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

文革的驅邪巫術

「文革」時與「紅海洋」互為表裏的，是深挖狠鬥「牛鬼蛇神」、全民搜檢「反動標語」^⑨、「紅色恐怖」等等狂潮。它們共同的文化基因，都是源於被鬼神包圍着的上古先民特有的宗教恐懼，以及為對付這種恐懼應運而生的巫術手段和狂熱心理。《金枝》第五十六章題為〈公眾驅邪〉，在開宗明義

作為「文革」的主要方式之一，抄家、剃頭揪鬥等等本是國人身罹目睹過億萬次的暴行，可惜，它們與上古野蠻的降災巫術之間如此明顯直接的淵源關係，並未引起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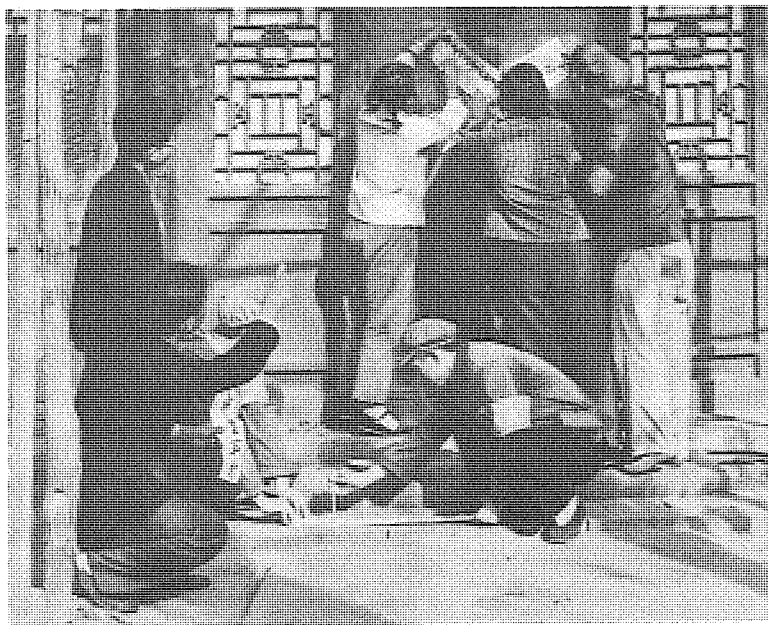
的第一節「無所不在的邪魔」中，弗雷澤指出，與現代人不同，原始人在一切最平常的現象裏，都強烈地感受到神鬼的力量：

在他的想像裏，這個世界還是充滿了那些被清醒的哲學家早已拋棄的奇裝異服的神物，無論他是醒着還是在睡夢中，仙人和精怪、鬼魂和妖魔總在他周圍翔舞。它們盯着他的足跡，擾亂他的感官，進入他的身體，用上千種異想天開的為非作歹的方法，困擾他、欺騙他、折磨他。……他們認為只要他們能擺脫這些可惡的折磨鬼，他們就能重新生活幸福而清白。

難怪「文革」時有「黑五類」、「黑七類」、「帝修反」等等鋪天蓋地的妖魔鬼怪，難怪那時有「封資修」、「黑六論」、「利用小說反黨」等等不計其數的詭計魔法，也難怪億萬人狂熱地相信，唯有日夜不停的「階級鬥爭」、「鬥私批修」才能使國人「不吃二遍苦」，原來這一切都是出自那認定魔鬼「無所不在」的巫術文化心理。〈公

相信唯有日夜不停的「階級鬥爭」、「鬥私批修」才能使國人「不吃二遍苦」，這一切都是出自那認定魔鬼「無所不在」的巫術文化心理。

文革期間的抄家封屋



衆驅邪〉一章共三節，第二、三節題為：「隨時驅邪」、「定期驅邪」，它們與第一節「無所不在的邪魔」一道，揭示出驅鬼巫術的完整心理模式。這個模式的結構，與「群眾運動」的框架及其「階級鬥爭為綱」；「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七八年一次」的三段式驚人地吻合！僅此亦可證明，蠻性遺留「常會不意的侵入現代人的生活」並非虛語。

中國文化的兩重性

曹雪芹曾以「風月寶鑑」隱喻他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一面是傾國傾城的絕代佳人，另一面卻是鬼氣森森的白骨骷髏。中國儒學大師的志向本是使普天之下盡入「堯舜氣象」^⑩，但事實上，卻又總難抹去寶鑑背面的鬼影。中國文化這種兩重性的複雜原委，當然不是這篇短文所能說清，但我們至少可以指出：這種兩重性是中國文化不可忽視的重要特徵。茲舉一例，《宋史》卷四百二十九〈朱熹傳〉記述這位理學大師知南康軍時的政績：

至郡，興利除害，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為〈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

朱熹的正心、恤民、求荒等等無疑是儒學及其政治的核心，這裏提到的〈白鹿洞書院學規〉也因將「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陳縷析，而成為理學史和教育史的經典^⑪。但這些並不是問題的全部，為了求雨，朱熹還

摩頂放踵地操辦着另一套事情，他曾自述：「昔守南康，緣久旱，不免遍禱於神」^②。不僅如此，他還「盛暑中禱祠山川，卻蓋暴露，蔬食踰月」^③。朱熹在盛暑中除去遮擋而忍受酷曬，以此作為禱神求雨儀式的一部分，這是原封未動地照搬民間最古老的曝巫求雨巫術^④。儒林宗師尚且如此，芸芸眾生當然更難逃出巫術文化的陰影。

結語

在舊作中，我曾提出過這樣的疑問：「中古以後，中國文化似乎一直由儒家的理性精神所統治，……這些經常被人們拿來與西方中世紀宗教文化統治下的暗無天日加以對比，以見出儒家文化的長處。但是，如果宗教文化的統治是與古代較低下的生產力水平和人類較低級的進化階段普遍聯繫的，那麼它真的能夠如此容易地獨獨被我們的祖先所跨越嗎？原始崇拜在它的神髓泯滅隱去的同時，會不會把它的神髓深深植入我們民族的心底？那因為沒有經歷蒙昧中世紀的煉獄而倖免付出的代價，會不會被點滴不漏地記在歷史的賬上，而成為始終伴隨我們民族進步的重負，甚至要今人去加倍償還？」^⑤而在讀完《金枝》以後，我所能想到的，依然是上面這個問題。

註釋

- ① 《自己的園地·田實與買水》。
② 《汪曾祺自選集》（浙江出版社，1967），頁365。

③ 張光直先生亦指出：《老子》所謂「道生一，一生二」；《易·繫辭》所謂「易有六種，是生兩儀」等，皆出於巫術和神話，見《中國青銅時代》（北京：三聯書店，1983），頁266。

④ 《談龍集·髮鬚爪序》。

⑤ 詳見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中〈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一章。

⑥ 《呂氏春秋·順民》：「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於是翦其髮，斷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並參見《金枝》二十一章第六節「預聖的禁忌」。

⑦ 《禮記·月令》。

⑧ 據《通典》卷七十八，《文獻通考》卷八十八可知，這類驅鬼儀式沿用不替，並作為制度被載入國家典章。

⑨ 「文革」初的鬧劇之一，即是億萬人動手，在一切圖文中翻過來掉過去地搜檢「反動標語」（見蕭乾《北京城雜憶》頁1，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這顯然是對圖騰巫術的復興。

⑩ 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三：黃幹《與李敬子司直書》，《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一等。

⑪ 詳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白鹿洞書院學校〉。

⑫ 《朱子語類》卷三。

⑬ 王應麟《朱子年譜》卷之二十一。

⑭ 如《左傳·僖公二十一年》記：「大旱，公欲焚巫尪」；《搜神記》卷一記：「孫策將術士於吉「博置之地，暴之，使請雨」，卷十一：「時枯旱，太守自曝中庭」。

⑮ 《園林與中國文化》頁30。

如果宗教文化的統治是與古代較低下的生產力水平和人類較低級的進化階段普遍聯繫的，那麼它真的能夠如此容易地獨獨被我們的祖先所跨越嗎？

王毅 1954年生，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遺產》編輯，曾發表古典文學、政治史、哲學、宗教、造型藝術、建築園林、士大夫文化等方面的論文和著作。